

车过儋州

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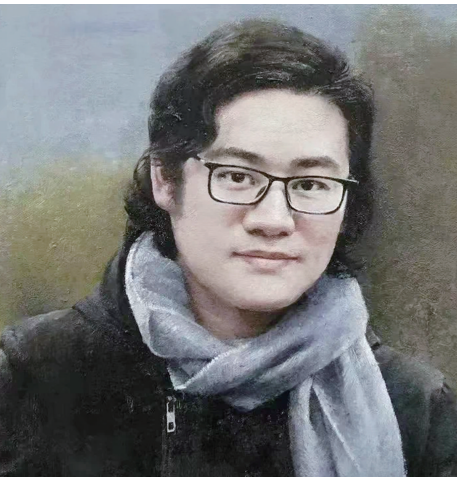
忆及苏轼，总会想起章惇。二人为密友，性情相合；为政敌，不相为谋。二人本是同窗，同饮同坐。苏轼知贡举，还取了章惇儿子章援为第一，两家缘深，还有些沾亲带故。章惇是福建人，身出名门，大家公子性格豪爽、真挚，才智出众，学问广博精深，能文，更有才识。年轻时章惇相貌俊美，修身养性，服气辟谷，举止文雅洒脱，飘然仙风道骨。考中进士那年，只因族侄高中状元，他弃朝廷敕诰不顾，回家隔两年再考，硬是得了第一甲第五名。

苏轼二十六岁那年也再次参加制举，作《留侯论》，高妙有声，入第三等。制举是皇帝为选拔非常之人而设，策问应举之士，称之制诏。仁宗初读苏轼、苏辙的制策，退朝后喜不自胜，说今日为子孙觅得两个宰相。是年，苏轼才华外溢，策士之气收拾不住，不掖不藏不吝啬，一鼓作气作了几十篇策论。有人以此嗤笑，说苏门三父子都有策士气，逞才争胜，为写而写。年轻人逞才并无不可，好在有才可持，比庸人自大好。持才远甚仗势，多少仗势欺人，最不堪还有狗仗人势。

苏轼好作策论，《易论》《书论》《诗论》《礼论》《春秋论》《中庸三论》《伊尹论》《周公论》《子思论》《孟轲论》《宋襄公论》《秦始皇论》《汉高论》《管仲论》《孙武论》《乐毅论》《荀卿论》《韩非子论》《贾谊论》《晃错论》《雷光论》《扬雄论》《士燮论》《诸葛亮论》《曹操论》《韩愈论》《思治论》《正统论》《续朋党论》等，丰富不胜数。

苏轼下笔之妙，好在文意。在他之前的文章，大多是诗意、词意、传奇意、寓言意、游戏意、道德意、碑帖意、写史意、不朽意、教化意……苏东坡文章里有平白的文章意思，这是最了不起的地方。文章意思，其实是人情意思，疏饭意思，酒肉意思，瓜果意思，一言以蔽之，是人间烟火意思。苏东坡的文章有珠玉琳琅之美，大珠小珠落玉盘，叮当有声，又像是读其书法，又秀美又圆润。

苏轼诗文，从少年到老年，没有灿烂到响晴，也没有阴郁到雷雨，常常多云，几朵白云挂在蓝蓝天上，正所谓也无风雨也无晴。入世则心怀国家，出世则自得其乐，大起大落的人生境遇中始终淡然处之。长江奔流，明月当头，水与月的永恒里常常让人想起苏轼，想起他不灭的诗词文章、所思所感，仿佛他还荡漾在小舟之上，未曾走远，如水如月一般永恒。



胡竹峰，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五卷本“胡竹峰作品”，《中国文章》《民国的腔调》《雪下了一夜》《惜字亭下》《黑老虎集》等作品集三十余种。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、丁玲文学奖、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、刘镛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、林语堂散文奖、滇池文学奖、三毛散文奖、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部分作品被译介为多种文字。

◆风雅颂

落日

包明强

落日熔金，是蜕变前
一场华丽的谢幕
黄昏像一座封起的炉膛
保存着底火持有的温度
烟煨岁月回味的时光

留一条细细门缝给自己
让一衣带水的过往
真实成为命运记忆中的过堂风
夕光洒在斑驳的老墙上
疑似白昼逃逸的影子

即便落日最后的回光返照
那又怎么样
乘黑暗莅临之前
让我再拥有一次血性冲动
或者纸醉酡红的伤口
人生的黄金分割
讲究一个璀璨的收官

听声

羊咬鱼

雨天，撑伞过老街，弹棉花的声音穿透雨帘，如箭射来。循声望去，不远处有一个弹棉花铺子。弹棉花的老人正将弯弓架在右肩，左手拿着木槌，有节奏地拨弄着牛筋弦。再侧耳倾听，弹棉花之声有如古琴铮铮。

蹈空而来的声音，有着莫测的牵引力，人的心神随它游走。生火做饭时的风箱声，铁匠铺里敲打的叮当声，池边河畔村妇的捣衣声，古驿道上的马蹄声，驶向远方的火车声……诸声像被巨大而神秘的黑洞吸走，某个时间当口又隐隐传来回响。

老屋旁有一座竹园。满园清气，风萧萧竹萧萧，风轻轻竹摇摇。春时，东风徐来，竹叶厮磨，响声细细密密。竹笋迫不及待地破土而出，若听见啪的一声，准是最外层的笋衣被撑开了，落了地。夏日午间，一两片竹叶打着旋，飘至竹根，浅浅触地，声如花落。西风过竹园，竹叶翻飞，声如急雨。雪下了一夜，雪花随风潜入竹园，天放晴后，竹下积雪迟迟难融，唯有竹枝落雪纷纷，簌簌之声，不时响起。尚是孩童年纪，住过草屋，大风刮着屋顶上的茅草，发出一阵紧似一阵的尖厉声，以为屋顶就要被掀翻，夜里惴惴不安。十余年前，独自到杜甫草堂转一圈，默诵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。诗人眼见茅草被秋风层层卷起，手足无措，却心忧天下寒士。疾风吹过松树，其声势不亚于风松茅草。故里，垭有多位亲人与乡邻的松树岗，遇到大风袭来，此处松涛呼啸如江声涌至，听了但觉凛然。

风声是文学作品中出现的高频词。若无风声，文学世界将会多么寡趣。风与雨总是纠缠难分，风声雨声彼此渗透。春风和煦春雨淅淅，夏风强劲夏雨热烈，秋风瑟瑟秋雨绵绵，冬风刺骨冬雨如刀。风雨原本纯粹自然，掺入人的情绪后，便被抹上人间悲喜。沐风栉雨，人生在世当有



◆小说世情

甜杏

王明新

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人生的转机发生在初三那年。

父母常年在外出打工，为了省钱，有时候一年也难得回来一次，我跟着快70岁的奶奶生活。每天重复着三顿同样的饭，重复着同样的上课下课，重复着同样的一天又一天。我过得浑浑噩噩。

从初三开始，我去镇上的中学住校，住校给我的感觉是“自由”了，每个晚上我都是在游戏厅里度过的，上着课却常常进入梦乡。父母偶尔打电话问我的学习情况，我知道怎么应付他们。

开学不久，班里来了位新同学，老师给我们介绍她的时候说她叫田杏，家是田庄的，田庄离我住的村子不远。田杏扎个马尾辫，不笑不说话，一笑两个时隐时现的酒窝，我们都叫她甜杏。不久就是国庆节了，学校组织文艺汇演，甜杏唱了一首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，我听了激动得浑身颤抖，她嗓音像一条山涧小溪那样清亮，歌声婉转、悠扬，实在太好听了。只唱一首肯定不会被放过，她又唱了一首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，我听得流下了激动的泪水。

甜杏不仅歌唱得好，学习也了得。有一次上语文课，我用课本作掩护刚进入梦乡，老师把我叫起来，让我背诵《滕王阁序》，这

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旷达与随意。

喜鹊、八哥、乌鸦均是乡间常见之鸟。出没绿树丛中的喜鹊总爱上下摆动尾巴，“喳喳”声叫起来好似同谁打招呼，又像一个劲地在提醒什么。一只只羽毛纯黑的八哥在大片草地上啄食，犹如一个个黑点在移动。到日本名古屋参观时，听到密集乌鸦发出“啊——啊——”声，起先心理上有些不适应，随后几日间乌鸦群号，也就习以为常。在日本，乌鸦被视为吉祥鸟，它的现身与啼鸣并非所谓的晦气。二十岁那年，我在医院陪护患病亲人，深夜屋顶上孤鸿哀号，又断断续续有妇人啼哭声传来，即刻惊醒。其时处境与心情，接近《乌夜号》所写：“如闻生离哭，其声痛人心。”春夏两季，乌鸦啼鸣不休，“鸭咕咕——鸭咕咕——”之声苍古悠远。单看外形，很难想象它们会发出那么沉郁有力的啼鸣。晨曦中，乌鸦叫声飞越马路、楼宇，与小区里老人们健身播放的背景音乐杂糅在一起，既古老又现代，既荒诞又奇绝。午间，乌鸦叫得急切，经日光照射，声声啼鸣显得多情而敏感。夕阳西下，伴随着晚风传开的乌鸦叫声，于无限温柔中透着丝丝清凉。

灯火如豆的年代，鸡鸣中夹杂着织布声，更有清朗的读书声。按《礼记》所述，鸡初鸣，子辈当起侍奉父母。陆游写过多首《示儿》诗，譬如“食尝甘脱粟，起不待鸣鸡”之句，可见他的苦口婆心。鸡鸣狗吠是田园生活的经典意象。昔日，鸡鸣狗吠相间，显示着人烟稠密。反之，鸡犬不留，千里无人烟，恐为人间惨景。回到乡间居住，入夜后，零零星星的狗叫声让乡村显得空远；狂吠不止时，又格外让人揪心。与犬吠一样，冬夜猫叫，令人惊心。城中养的一些狗底气不足，叫起来杂乱，往往被更大的声浪所吞噬。

门前荷池里，雨落在荷叶上，“嘟嘟”作响；顺着屋檐而下的雨水，先是水柱一般，继而变成细线，末了为滴水状，三滴、两滴、一滴，滴至半夜才歇住。晴日晨昏，池塘水面上，泛起一圈圈水花和大大小小的气泡，同时传来“喀、喀、喀”的声音。那是鱼虾在嬉戏、吐气。纵然无风，水面也透着生气，水下的世界显得安宁太平。若是在枯水季，池水干涸见底，原有景象则泡影般不存。逢夜雨涨池，池塘、沟渠的水满了，溢出来，弯弯曲绕地流向河里。鲫鱼好吃新水，听见流水声便结伴寻至，逆水而上，发出“泼刺刺、泼刺刺”的声响。

好物难坚，琉璃易碎，音乐却有超越一切藩篱的力量，甚至可抵千言万语，可敌千军万马，可传千秋万代。王维折柳惜别，诸多感慨化为一曲《阳关三叠》。醉吟先生浔阳江头夜送客，忽闻舟上琵琶声，同病相怜之感油然而生。雪天别过友人，李叔同淡然若失，情难自抑。百余年来，《送别》唱声不绝于耳。一阕新词可斟酒，一首老歌可饮茶。听闻旧曲，恼人也怜己怜万物。

在皖北看“草台班”演戏，和乡民们聚拢在一个四面来风的场地上，听着一声声拉魂腔，恍若戏中人你唱我跳你来我往。也曾现场听过岳西高腔，男女嗓音飙至高阶，如仙家山尖赶云。到苏州，不慌不忙听评弹，字字声声俱是江南风韵，一声数转，一唱三叹。黄梅戏小戏里，二人对唱犹见民间调性，割草喂猪，走街观灯，打情骂俏，欢欢喜喜。

鲁迅有着“听夜耳朵”，不仅听大地、时代的声音，也听自己内心的声音。《过客》中，声音常在前面“催促我，叫唤我，使我息不下”，这实际就是人的内心的声音，它常常会冒出来，影响着人的认知与抉择。人的内心世界是丰富的，外在的世界是繁复的，在内外多种声音的交织、激辩中，个体的自觉自省自信尤为重要。听声即听世界，世界中你有我，有虚有实，有可及有不可及。声声有来处，声声归于无，要在于无声处听惊雷。再惊人的雷声落至人间，滚一地烟火气，及至岁月沁色，一如阶前青苔斑斑，墙上雨线扭曲，便有了滋养人心的深沉意味。



农家
汤青摄

缅怀诗人屠岸

春晖

2017年12月16日下午5点，著名诗人、翻译家、编辑家屠岸先生在京逝世，享年94岁。获此消息，我静坐书房，默然良久，忆及与先生书信联系请益的经过，找出先生题跋的《生正逢时：屠岸自述》，花几天工夫，又重新细读了一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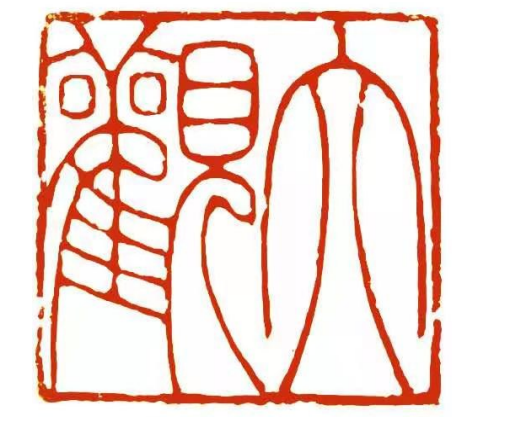
屠岸，原名蒋璧厚，1923年11月22日生于江苏常州官保巷，1941年10月在上海《中美日报》副刊《集纳》发表散文诗和译诗，这是他第一次在报刊发表作品。1946年3月15日第一次以屠岸笔名在《绿诗岛》发表诗作《给——》。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、第一副总编辑、总编辑、党委书记。著有《屠岸诗文集》《屠岸十四行诗》《哑歌人的自白——屠岸诗选》等。

先生有三个子女，大女儿章建，儿子蒋宇平，小女儿章燕。先生一生，一是低调、淡泊、谦和、宽容。1981年4月，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孙君宜请创作假两年，她推荐先生做第一副总编辑（当时有李曙光、孟伟哉及先生三位副总编辑，轮流做常务副总编辑的工作），先生力辞，说没有能力指挥全局，组织坚持安排，先生还是接受了安排，但认为“这样的安排是不合适的”。1983年春开始评职称，屠岸先生当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，评正编审没有问题，考虑其他同事，他主动放弃了参评，到1986年才获评正编审。“我心安理得，一点委屈也没有，心里也没有一点波动。”还有，《生正逢时：屠岸自述》最终定稿时，先生把别人对他的一些非常实事求是的评价删掉了，他对别人比较尖锐的评语，修改得委婉多了。“一本屠岸自述，不说二分之一，也有三分之一篇幅‘让’给了别人。”（《生正逢时：屠岸自述》编撰之一李晋西语）。

先生说：我的精神寄托是诗歌。诗歌是我一生的追求，诗歌是我的希望。我写诗，是为了表达真实的感情。我最讨厌虚假。一生献给诗歌，我没有后悔过。我没有加入任何宗教，但诗是我的宗教，或者说艺术是我的宗教。先生写了一辈子诗，但是觉得自己还不够“诗人”这个称号。在自己的名片上印着这样三个“头衔”：诗爱者，诗作者，诗译者。事实有，《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——1976诗卷》《中国百年诗歌选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文学名作文库·诗歌卷》《1949——1999中国当代文学精选·诗歌卷》等重要卷集中，都有先生诗作收入，其中《1949——1999中国当代文学精选·诗歌卷》一次收入先生《访杜甫草堂》《牵牛花》《烟雨楼》等诗作八首。选译的皇皇巨著《英国历代诗歌选》被誉为“英诗译著的金字塔”。先生被授予“文学艺术资深翻译家”“2011年中国版权产业风云人物”称号，获“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”。洪子诚、刘登翰著《中国当代新诗史》（修订本）中这样评价先生：屠岸是执著的“美”的不懈追求者，细心且有耐性地去发现事物中的美、圣洁、欢愉。直到晚年，屠岸的诗也仍保持着年轻的心态，一种不做作的诚挚的童心。郑敏先生在给先生的信中说：您的成果一定会大大推动中国新诗的研究和创作。

二是家庭中一以贯之的言传身教。先生教育子女：“凡是帮助过我们的人，对我们有恩的人，永远不要忘记。”儿子宇平两岁时，先生问他奶奶管静珍的名字，宇平想不起来，先生大为不满，少见的严肃批评了儿子。先生在特殊时期受冲击时，保姆王大妈竭力保护先生一家人，特别是孩子们，王大妈回乡后，先生多次让儿女们到她家乡去看望。一次宇平为赶火车去上班，顺路搭乘了先生的汽车一小段路，因着急赶车没有打招呼匆匆忙忙下车了。回家后，先生非常严肃地召开家庭会议，质问为什么向司机师傅道谢，不懂得尊重司机师傅。家里每个人的生日，全家人都要参加祝贺。宇平五十岁生日时，先生送他的生日贺卡上写下一段话：“我认为家庭中父亲的‘一言堂’是反民主，扼杀人性的专制，很可怕。父慈子孝，平等相待，互重人格，就是‘特殊的朋友’。”章建五十三岁生日当天，先生送她的生日贺卡上写着：感谢你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照顾，使失去了你母亲的我仍然过着充实而幸福的生活。先生认为的父子（女）关系就是父子（女）——朋友。2003年元旦，先生提议的“晨笛家庭诗会”第一次召开（以先生外孙沈晨笛的名字命名），2005年五一，是第四十次家庭诗会，利用周末或节假日召开的诗会一直没有中断。诗会上分析、朗诵古今中外的诗，后以人物为单元，从胡适到鲁迅、徐志摩、闻一多、艾青、田间、臧克家、济慈……其乐融融，润物无声，知识于春风化雨，绵绵不绝，至子辈、至孙辈。

“真正要译好一首诗，只有通过译者与作者心灵的沟通，灵魂的拥抱，两者的合一。写诗凭灵感，译诗凭悟性。我是诗的恋者，无论是古典，浪漫，象征，意象；无论是中国的，外国的，只要是诗的殿堂，我就是向那里进香的朝拜者。翻译的时候，拥抱原著的作者和作品文本，然后把它翻译成中文。拥抱原诗，指精神上的共振，融合，把原作者的东西化为自己的。”这是先生关于诗感悟，也是先生一生写诗、译诗的准则，对后来者不无借鉴、启发意义。今年是先生一百周年诞辰，谨以此文缅怀先生、追忆先生……



从这天起，我有了人生的第一个目标：将来考上上海的一所大学。